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十八

集部

渭南文集卷十八

宋 陸游 撰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罈矮貯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斂而櫝藏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

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  
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  
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於此遠矣方  
上古未為城邑時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益宜  
為僊真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  
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  
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齋恨以蛻而予顧得見焉茲非  
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  
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為  
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寶始作籌邊  
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為僰道黔中越嶲  
諸郡山川方域皆畧可指意者衛公故趾其果在是乎  
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邊相  
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

哉方公在中朝以治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敵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閩內事雖以敵地耆老知之不如是詳也而況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

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  
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  
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  
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  
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達達於侯牧治所惟成  
都獨否自劍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

道北為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  
國除矯霸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為牧乃南直劍  
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  
崇寧初以火廢政和中吳公拭因其矩復侈大之雄傑  
閻深始與府稱淳熙二年夏六月今敷文閣直學士范  
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閻壞告公曰失今不營  
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  
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徒駭其山立輩飛業然摩天不

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胸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  
非先定素備欲試為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  
弊其不為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賓  
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武蕩清中原公  
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畧司并挽天河  
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羶之汚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  
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知  
公舉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年四月己卯朝奉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天子先期為下詔書與郊祀天地埒及試於禮部既中選矣天子親御殿發策詢天下事第其高下又親御殿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為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宗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也然則郡國貢士顧可不重邪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以為便淳熙三年知州事王公

穀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倫蘇  
松等議取廢驛故地為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肩袂  
相屬甓堅材良山積雲委自正月壬子至七月癸亥訖  
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高閥  
邃深繚以脩廡沈沈翼翼今職庇事各有攸處既成王  
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為記鄧公又繼以請  
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予發  
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是也

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協若出一人固已  
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已而不忌其成不掩其能惟懼後  
之無傳可不謂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揆時之宜  
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已有之  
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勲業垂竹帛將孰禦焉士尚  
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

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為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為輪藏予之始至也纔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匝觸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為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間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予被命詣行在所璞乃礲石乞予為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為浮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府

寺以為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以為奉也無鞭笞刀鋸  
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祿位以為刑且賞也其  
舉事宜若甚難今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  
偉壯麗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  
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渴日事功弗昭又遺  
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其請又具載語守  
璞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  
常平茶鹽公事賜絳魚袋陸某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  
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  
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  
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  
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  
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瞶者愈  
榮茂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

稿不死固宜欲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遽  
昌老真叟以為恨予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  
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  
卒不免也君為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  
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  
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為手板書於圖志今  
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  
一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

南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為  
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  
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閭方面皆重德  
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為王孟之所難哉  
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為功而已使有  
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  
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

陸某記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  
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  
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  
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  
古有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  
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  
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

呌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  
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邪陸子曰子之辭辭矣顧未入  
吾室吾室之內或栖於樑或陳於前或枕藉於床俯仰  
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  
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覩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  
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  
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  
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

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場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場事襄陽王君鉛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玭移書某為之記自春徂秋凡十許書請不勑某於公為彌甥方踉蹌學步時已獲拜

公則今於為記誠不當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說之字以  
道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為知名士  
崇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為祠廟筦  
庫吏其為船場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  
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為世侈人士夫遇諸途噤莫敢語  
況有拜牀下者簿書稍暇則以讀書為樂時時見於文  
章如汪伯更哀辭祭鄒忠公文皆傳天下亦間與為佛  
學者延慶明智師遊論著所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為

重雖然此猶未足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若於毛鄭於春秋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說與諸儒竝傳向非擯斥疏置於荒遠寂寞之地如在船場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虜士之棄日豈皆馳騖於富貴功名哉弊精神於事為之末

謀衣食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者多矣登堂而望公之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可自省哉公之文章本二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益以南渡至歿時所作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未盡見也郡人能言公舊事者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詰責甚峻公從容對曰船待木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適宜使者為發愧去觀公平生大節一言折庸人之驕蓋不足書而郡人所願書故亦不敢畧云淳熙十年

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弔書

圓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  
是歲某月某日詔賜住持僧寶印御注圓覺經且命某  
為之序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榜曰圓覺  
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為記寶印  
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不敢辭恭惟聖

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  
萬法之中既已博極皇墳帝典羲圖魯史之祕而象胥  
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圓覺為我世界悼士  
之陋多歧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訓釋凡  
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施波羅之所譯宗密之  
所注裴休之所言皆冰釋縷解於宸筆之下十日並照  
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既望月無有缺減如  
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霜露所墜日月

所照莫不共此大園覺中魯之逢掖楚之黃冠竺乾之染衣祝髮平時相與為矛盾為冰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園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億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得以大覺禪師懷璉入侍仁宗皇帝故事觀清光承聖問受好賜序鉅典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錢其落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蹻躍於虯盛哉方閣之修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宗杲法門之傑

方住山時衆溢千數故以是名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  
祇衆猶為有限量也豈若圜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某  
衰且病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盛事本末閑闊非  
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為愧懼云淳熙十年十一月  
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詣紹興府  
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縣官不勝悽懷報國

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田千一百畝歲為米千三百石  
有奇入大能仁禪寺祝兩宮聖壽安撫使龍圖丘公視  
牒異之間所以然純一曰昔漢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  
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而  
輸之如此可滅也今天子垂拱穆清北虜警服歲時奉  
貢純一弗獲傾貲備軍興一日費故因像教為兩宮祈  
年誠愚戇不識法令罪死不宥願言之朝即伏斧鑕不  
敢悔於是龍圖公嘉其意為上尚書戶部純一乃因寺

之住持僧子昕來告予請撰次本末為記予辭謝不可  
則語之曰子雖列在勇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繼今能  
益修其業以自致於顯榮則所以報國者豈若是而已  
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助教化使貪冒者廉怠忽者奮  
享祿賜而忘報者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畝賦役及  
別以錢權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於碑陰俾後有攷  
焉五月十三日記

常州開河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於臨安初以備巡幸而後世因為漕運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毗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溪之水為惠明河驪為二股皆會於金斗門慶歷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濬之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為職故儒風蔚然為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

第一則說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為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為作記淳熙十四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既尊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學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寧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家棄滓故地益堅確夏六月林公乃蒐閒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

渠復故道袤若干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事予謂渠之興自為一郡之利不必為士之舉有司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曲鑿而頓減則後河成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為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咨卜筮其由來蓋尚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益勉之以母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十九

集部

宋 陸游 撰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高皇帝行幸會稽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上仁宗皇帝賜僧懷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光明之塔以賜又申以手詔特許買田贍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

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輒與民質產令也今  
特許勿用令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且昔居靈隱時  
壽皇聖帝召入禁闈顧問佛法屢賜金錢其敢為他費  
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修供之物買田歲入穀  
五千石而遣學者義鋟求記於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  
高皇帝遺事職也不敢辭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  
紹興兩賜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神効  
珍受職龜蠶蛟鰐弭伏退聽惡氣毒霧收斂澄廓萬里

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彼防峭  
堅年穀登稔於虜盛哉今德光又廣上賜蘄兩宮之壽  
植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億刻之金石於是為稱  
咨爾學者安食其間明已大事傳佛大法報上大恩將  
必有在不然不耕而食既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不甚  
可愧哉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

禮部郎中兼寶錄院檢討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炎之  
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  
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為支久計未四十年遽  
復頽圯適懷素者來為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  
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  
所感助者四集瓊材珍產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痕村  
之杉脩百有三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蓋稱是凡費錢  
三百萬有奇而竹木甃甓黝堊之施者工人役夫之樂

助者不在其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也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為懷素求文為記予為言之曰世多以浮屠人之舉事謂吾士大夫以為彼無尺寸之柄為其所甚難而舉輒有成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不可而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輒敗何邪予謂不然懷素之來為是院固非有積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而院四壁立今日食已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

折桷腐柱頽垣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萬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謗逐而去之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出力為之先後為之輔翼為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所以巋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

國者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  
有成曷足怪哉且懷素之為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  
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  
無他徙意使不死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  
則是院之葺又可前知邪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  
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護藏蠹萌傳以相諉顧得保祿位  
不蹈刑禍為善自謀其知恥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  
下之事竟孰任之於虧是可歎也已懷素三衢人少從

道行禪師游能得其學伯謨名士繇莆陽人六月甲申  
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修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  
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自周季以來世衰道  
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  
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系簡棲以巨輪  
象龍寓人飾黃金珂璧怪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寢

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黝翠鬆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為治本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既竝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序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一學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為之牧守者得無任

是責邪會稽拱行在所為東諸侯之冠宜有以宣聖化  
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括蒼王公信來為是邦政成  
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  
遊弗親厨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輿殿崇閣  
邃宇修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日訖事以  
其饔飧未足也則為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  
則為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為  
慊曰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為之新冕弁衣裳帶

紳佩鳥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俎尊彝  
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  
如禮式公巡齋心修容來宿於次質明陟降揖遜進退  
跽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我  
我處於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清正直  
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  
教授陳君自強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某老病  
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

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牧入奏行在所館於西湖上日與物外人遊多為予言淨慈有慧明師者歷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言及文辭卓然雋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其能文而

不知其有才明既從予遊某日乃曳杖負笠入天台山  
為天封主人是山也巖嶂嶄絕為天台四萬八千丈之  
冠林麓幽邃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偏道遠遊者  
既寡施者益落明居之彌年四方問道之士以天封為  
歸植福樂施者踵門還至雖却不可於是自佛殿經藏  
阿羅漢殿鐘經二樓雲堂庫院莫不畢葺敞為大門繚  
為高垣周為四廡屹為二閣來者以為天宮化成非人  
力所能也又裒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僧及

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日夜走衢路丐乞聚畜蓋未必能辦此明方為其徒發明大事因緣錢帛穀粟之間不至丈室而其所立乃超卓絕人如此豈非一世奇士哉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工於細者必略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說豈不淺陋可笑也哉會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之廢興因告以予說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所倣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陸某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沂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  
烏龍山崛其千仞鱗甲爪鬚蜿蜒盤踞嚴州在其下有  
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為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  
形勢壯而風氣固是為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賜履  
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騫騰縈帶在鬱蔥佳氣中兩  
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城也南山報恩光孝禪寺

實為諸刹之冠質於地志及老子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麓名廣靈菴慶歷中始斥大之為廣靈寺紹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實為第一代始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壽紹興中易今名初郡長者江氏為塔七級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文則來居而寺復法琦來助而塔建及得智廓仲玘而學者雲集廓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繕崇成者皆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寮棲鐘有樓寢有室

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力為門為廡為庫為垣為磴路  
為禦侮力士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備郡人  
童天祐天錫方珍出貲為最鉅老僧智貴傾其衣囊助  
施為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為外護取郡之積木以  
終成之者太守殿中侍御史冷公世光也寺之役既成  
冷公適有歸志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嘗來為  
守廓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為無夙昔緣故玘  
來求予為記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形勝考干載之

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邦觀烏龍似赤甲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山崇塏廣殿層軒脩廊山光川靄鍾鳴鯨吼遊者動心過者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蓋兼天下之異境而有之騷人墨客將有徒倚太息援筆而賦之者予未死尚庶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秦黜封

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尚存陵夷千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畿封壇墳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宋興文物寢盛自朝廷達於下州蕞邑社稷之祀略皆復古不幸中更靖康之禍兵氛南被吳楚中興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為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曰如今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朝廷所班令式或未嘗一視況三代之舊典禮乎會稽之為邑實奉陵寢

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治所有將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煩敕使內家及宗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路舟車徒役一有不治責在會稽者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遑暇縣社在禮神坊曰社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茀不治祀則芟舍以為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吳越王祠之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為令始至周視壇所喟然歎曰幸為政於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迺即其地為

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  
物用宋之櫟豐之粉榆故事蓆松五十又稽合制度豪  
桔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幂莫不如式粢盛酒醴  
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位齊有禁省饌食爵奠幣  
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祇敬齊栗與  
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是雨暘  
時若歲以大豐民歌於途農耕於埜皆曰吾令致力於  
神神實響答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與告予請記

其事予曰為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之序而已王君

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皆朝廷以

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邪故予

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

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祈之辭曰受天百祿

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語言一飲食未嘗忘君  
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祈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  
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  
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濂陂竭澤者蓋無有也  
所謂相呴以溼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  
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  
耜而事網罟者曰以益衆於是又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  
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宋興十三聖相繼

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為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侯東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為一郡絕景俟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名曰溪堂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行

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稚縱觀興歎以為廣德  
為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俾為  
記某復之曰侯奉天子詔來為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  
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里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  
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  
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爾豈特是而  
止哉期年政成將屢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  
沖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淄川夏侯君書來諗予於山陰澤中曰吾軍有都統為  
一軍大將內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  
也又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寬猛相濟有  
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於帳中而  
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以  
來今三十有八年歷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後

將無所考質子為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君  
南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撫劒抵  
掌談中原形勢兵法竒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旋  
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非齷齪老書生以兄事予甚敬  
則今日之請尚何辭然今天子神聖文武承十二聖之  
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高皇帝之武功則宿  
師江淮蓋非久計夏侯君亦且與諸將移屯玉關之西  
天山之北矣予雖老尚庶幾見之慶元四年正月甲子

陸某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為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八里有  
佛刹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凡東之士大夫  
仕於朝與調官者試於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餞往迎  
來常相屬也富商大賈挾施挂席夾以大艤明珠大貝  
翠羽瑟瑟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在鏡湖  
下灌溉滯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故多施

者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寇兵之慘亦以近官道者廢  
於火一瓦不遺主僧曰道亨為一方所信度弟子三十  
二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沒其後有  
自修者始為三門法堂經藏等予適得華嚴般若涅槃  
寶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畢而修謝去自是寺以不  
得人又廢木剪竹伐鐘鼓不鳴白衣攘居之屠牛牧豕  
莫敢孰何初先楚公為尚書左丞請於朝以證慈及法  
雲為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慈得其二法雲得

其一故太傅與楚公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府請逐白衣而命契彞者主之彞與亨俱東陽人人固已喜而彞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佛殿及像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以兩廡巍然大刹矣彞沒予以告府牧尚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之澤少年志節清苦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為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成也澤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一刹予

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  
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庚戌及今庚申實七十載殆若有  
數然卒成之者繄彝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力也予嘗  
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遊四方凡  
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往往歷  
數百千歲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  
里官寺多已化為飛埃鞠為茂草過者吊古興懷於狐  
嗥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之說足以

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強毅不以豐凶難易變  
其心子又有孫孫又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  
宜予因彝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說士大夫過而  
稅駕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湧岡巒  
抱負嵒嶂森立而地茀不治者不知幾何年或謂古嘗  
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

後寺廢石亡獨龜趺猶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  
信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親收族  
之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士民之道出於此  
者皆得就憩猶以為未廣也則為堂殿門廡倉廈庖  
凡僧居之宜有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  
其不能久也告於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  
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曰年運而往或者欺有司  
而寓其孥則院廢矣家世隆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

以貧故規院之產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  
於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遲來請予文刻之石庶  
來者知此院經理之舊勤則不忍寓其孥子孫知乃祖  
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產侵其事設若有之而  
至於有司則賢守善令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歲  
此院猶不廢也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興儒者或謂非吾  
所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居杜牧  
之記南亭盛贊會昌之毀寺可謂勇矣然二公者卒亦

不能守其說彼浮圖突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成而老  
僧挈衲無歸寺竹殘伐牧之亦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  
納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  
志叔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  
八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

某撰并書丹

渭南文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第六頁後七行又具載語守璞者刊  
本璞訛樸今改

卷十九第十六頁前三行繫彝與澤父子積勤不  
懈之力也刊本與訛興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相

謄錄監生臣金士慶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五千四百六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二十

宋 陸游 撰

居室記

陸游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  
有七尺東西北皆為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為舒  
卷啓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北為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為  
二而通其小門以為奧室夏則合為一室而闢大門以

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漏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盃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疎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

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  
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  
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尚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  
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  
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  
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  
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  
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

陰陸其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大平興國五年詔即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為屬  
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  
寺民廬畧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  
是學宮軍壘因固倉廈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為  
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遂始復縣治  
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即日撤除滌地皆盡

而縣徒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縣門它  
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來為縣始至而  
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為盛衰  
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高宗皇帝至  
今天子歷四聖寬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屢豐公饒私  
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戶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增  
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為戶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可謂  
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戶五萬六千四百有奇為郡境

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於傳舍詔勅  
法令圖志符檄護藏不嚴棲列無所決訟問囚延見丞  
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卑陋仰漏旁穿非所以  
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先姑置弗議比為  
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冤庭無弗直之訟善無濫刑惡無  
佚罰太守趙侯不謗知君為深君所設施郡未嘗以勢  
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為輒共成之於是  
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蠹與用度之餘為錢百餘

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巳落成出令有所  
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宇貨布器物各  
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舊觀有加焉而木  
章竹箇瓦甓髹丹悉視時低昂交手畀予梓匠朽鏝百  
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民不及知吏不得訟以  
為奸非君之才有餘顧能若是哉堂之名有九曰畫簾  
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雲軒曰讀書曰  
如水亭曰海棠其扁榜多君自書有筆法其命名之意

即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師魏公之孫予  
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造為請予受知  
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喪略盡  
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以才稱於世且猶能秉筆有所紀  
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  
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為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汎汴涉淮絕

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蓋櫛風沐雨巡  
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  
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況於州牧郡守以降蓬篠一  
廈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為縣令丞簿者哉及王  
室中興內外麤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  
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四聖相授天下日  
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  
至於縣則有迨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

丞而冷於尉非甚有才則其舉事為尤難若諸暨主簿  
丁君宓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為  
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  
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解諸暨  
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徒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解乃  
故鹽膚籍溼支傾殆不可居然閱百二十年為主簿者  
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費於公  
不歛於民竹箇木章瓦甓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堂

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跗邑人謹傳以為  
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  
怪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  
虞遊乃因子虞請記歲月予不得辭也昔我藝祖肇造  
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  
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於有司以為殿最於虜祖宗  
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為非急務且徒速  
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

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為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於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為閣至嘉泰元年太

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為閣而請於今  
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額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  
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曾公桌來為郡閣之役尚未  
既也於是窗戶闡楯瓦甓髹丹粲然皆備又為兩廡達  
於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繞其下烟  
雲百變朝暮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  
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  
義大節而祠卑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

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叙移書  
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  
錄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  
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  
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  
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  
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謨  
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

故予以為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處羲等反覆盡心  
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臯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  
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  
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  
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  
命而無愠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  
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  
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圖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國朝開寶九始為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玘實來方是時事廢不舉地第不糞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為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為寺天造地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寢壞至於此天其使我興此地歟乃諫諸為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蓋寺在金華山之

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進趨擯相瞻翼將吏武士執撫孰何然後為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趨而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時所謂奔趨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

訾邪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修廊傑閣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湢帑廩之所繚為垣墻引為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無以加焉玘有道行為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

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  
助之請未及屬稿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毫不敢詞也  
今茲之役池為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  
日記

常州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  
皆疏河以通運餉北為瓜州閘入淮外以至河洛南為  
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

丹陽境中又東有犇牛閘則繇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刎為運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運也蘇翰林嘗過犇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為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

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於轉運使  
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  
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  
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緝計者八千米以  
斛計者五百皆有竒又為屋以覆闡皆宏傑牢堅自鳩  
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  
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  
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

下足故此閩尤為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  
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贊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  
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之七其所  
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  
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  
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  
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艤相銜然後知此  
閩之功與趙侯為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為一時便利

而已俟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耄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毫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為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於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為天下

重地尚矣粵自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為迎勞宿餞之地而王人持尺一牘懷柔殊鄰者亦皆取道於此於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治選任牧守重於曩歲及吳興施侯之來為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山得異境焉前望龜山下臨長淮高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蔽虧鳬鳴雁翔泳蓋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為四盈縱為七架前為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傍又有麗牲擊鮮與夫吏士更休

之區翼室修廊以陪以擁斲削鬆丹皆極工緻最二十  
有六間而堂成既取米禮部芾之詩名之曰翠屏且疏  
其面勢於簡繪其棟宇於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  
予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  
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區脫間猶能  
詠歎以為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山  
為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  
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強承命終以負媿

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為朝散郎直秘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菴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浴濯皆有其所床敷中鉢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

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  
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  
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  
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  
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  
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  
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為職業愈  
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

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  
詣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  
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  
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  
成行著遂為西方之歸則復菴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  
無常予老甚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  
作記事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第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  
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挿竹為籬如其地之  
數蘊五石瓮瀦泉為池植千葉白芙蕖又雜植木之品  
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  
香以嗅擷其芳以玩朝而灌暮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  
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  
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  
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

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為長謠  
短章楚調唐律訓禽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  
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  
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  
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  
足以致此於虞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  
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祕閣浙西路  
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為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  
聞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幕府閒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  
不聞於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  
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  
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  
旦盥漱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嚴  
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為上有平田

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為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又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歛以畀浮屠之奉祠者

又即祠之右創為佛院棲鐘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館  
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在其  
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龍美石請記於予  
予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夫  
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  
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往  
往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  
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

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為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二十一

集部

渭南文集卷二十一

宋 陸游 撰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  
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  
名分務為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  
其尊以為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

子顏子孟子以為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為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己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為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袞服冕巍然當坐既

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於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刺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於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

# 金魚袋陸某記

##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劒羣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十萬世無怠無斁而況山林外臣以道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贍學高操絕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

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青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政與義皆為賦詩勒銘傳於天下矣至是詔賜菴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天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願留久之示化上為悵然不憚賜金歸葬故山及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

祈雨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御書寂而常照照  
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天申金剛無量壽閣  
扁榜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榜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  
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東之蘭亭詩  
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  
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阿羅漢殿左  
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鐘經有樓  
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捷椎鼓鐘器亦備足至於游

息臨眺種蓆疏鑿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為  
勝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  
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為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遊世擇  
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  
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某實紹  
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  
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  
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

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

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  
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  
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如戒智玻行慈誓不  
怠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  
者牆立助者虧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  
雲委伐石於山陶甓於竈丹漆黝墨致於四方以紹熙  
壬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  
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

四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刹然  
懺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於中而左則彌勒右  
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虛亦盛矣  
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為記則華嘗遊蜀予  
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為之書  
而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

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  
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  
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  
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  
為時雨為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為  
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  
未文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  
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

於忘之蓋以身為親疏而不以先人為親疏也視兄之子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虜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隸去為浮圖老子之徒

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  
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為是者有幾非以為不美而不為  
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  
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塍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  
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塍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  
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  
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  
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

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  
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鄉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  
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  
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於朝於四方雖  
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  
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  
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盧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為淮南西路安撫使  
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敵方入塞侯既受命謂廬  
州為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為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  
西有太山之安修復古城則廬州有金城湯池之固異  
時議者知守南城而已古城不復繕治一日有警如有  
太阿之利而不持樽柄七尺之軀而授人腰領幾何其  
不敗也古城雖不覽而其實靖堅利以禦寇且西北堅  
城多止用土雖潼關及赫連氏統萬城亦土爾乃躬臨

視之芟夷草棘則城果屹如石壁戈戟皆廢衆始駭服  
於是增陴浚壕大設樓櫓又有月城亦得地利而卑不  
可恃則又為築羊馬城厚六尺高倍之且為重塹設釣  
橋而月城亦不可復犯矣然自興役至訖事不三閱月  
將士爭奮民不與知一旦巍然若役鬼神可謂奇偉不  
世之功矣城甫畢敵果大入道執鄉民問知侯在是相  
顧曰殊不知乃鐵面將軍也蓋敵自我師攻蔡州時已  
習知侯名未戰氣先奪矣蔡城拒守甚力夜遣偏將自

屯所攻其營殺傷數千人萬戶死者二人侯聞捷曰是  
且伏兵東門夜攻吾水柵以幸一勝乃提親兵隨所向  
禦之莫不摧破敵知廬州不可近遂解而趨和州侯又  
亟遣親信間道督光州戍將斷橋梁燒敵艦絕其餉道  
奪俘擄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  
亦堅壁敵窮乃盡遜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敵屯兵  
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為之果取勝策勲真拜達州刺史  
且以車制頌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為功方益修水門

之備濬河深二丈乃得昔人撒星椿橫亘兩城間始知  
昔固有此舉遂亦植新椿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樓櫓  
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  
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  
月予以哀疾辭比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既益堅予  
亦痛若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勲業也故采之僉論以  
叙其始末昔劉滻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滻所遇非堅敵  
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况如侯

之功光明卓絕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為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為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為之者士於可為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為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

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為之者則有命焉有義  
焉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為也然為此  
者寡也或易之為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為  
此者寡也吾友南城吳君伸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  
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為記其後又以錢  
百萬剏為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  
於是朱公又為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  
堂堂之前又為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

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顏曰南牕右則艮齋謝公昌  
國書其顏曰北牕堂之後榮木軒則又朱公實書之於  
厚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之士爾為社倉以惠其鄉  
為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  
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於朝者皆如吳君自力  
而不媿則民殷俗熾兵寢刑曆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  
也吳君兄弟為是迄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  
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

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乎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况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簌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甲子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寢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三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於四方有器局迨今二十年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靡事不作用能於二十余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

志下為子孫基業閭堂傑閣房與廊序棲鐘之樓檳經  
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厨浴無一不備為屋僅百間  
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  
前孤峭竒秀常有煙雲暎帶其傍卜地者以為在法百  
世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纔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  
哉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塗公實與之銘今  
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為哉予報之曰子廬於此凡東之  
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驅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

仕宦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邪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  
壞如若之為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  
之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  
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  
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無他彼其  
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  
諉之數於虧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內物一第直浼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已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算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卑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裾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築者結轍

訶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  
得客不可强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移書  
於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春  
於臯伯通廡下至今吳有臯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  
叔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蘊沒決矣  
尚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為之書嘉定元  
年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於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既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詩來告曰子為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恩召為史官朱公丞祕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為御史予領監事間劇異趣會見甚疏然每與同舍焚香煮茶於圖書鐘鼎之間時時言及公未嘗不相與興懷絕歎也明年國史奏御之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朱公真可人哉士得

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閒暇之日為多樽俎在  
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問餽宴樂以修親舊  
夙昔之好講解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  
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為公壽且慶斯  
堂之成顧方以為歎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託於後世  
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

此相稽本末精麤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  
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  
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  
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  
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  
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使其怠惰  
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  
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

書如鬪草徒以多寡相為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為御史為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為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為歎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為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充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

呂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  
共歎也朱公齒髮尚壯方為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  
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宣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  
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烟嵐雲岫洲渚林  
薄更相映發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  
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

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渭南文集卷二十一